

战地记者讲故事

探路的人

■朱柏妍



插图:唐建平

前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宣传科要给表现突出的女兵拍摄展版照片。当时的女兵排排长陈欢就在军装上别上了自己那枚军功章。排里的女兵们围了过来,想要看看军功章长啥样。看着看着,几个女兵充满向往地说,“排长,只要能立功,无论多么辛苦,我们也愿意。”

后来,陈欢因为表现优异,被旅里调到作训科担任作训参谋。今年,她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回想这一路的成绩,无数次的坚持与突围,陈欢也很是感慨。

采访她的时候,她和我说:“在我之前,旅里没有女兵做过这些,但在我之后,越来越多的女兵也有了机会,并且也做到了。”

以前,女兵在旅里主要负责后勤、通信等工作,远离一线主战任务。有一年,陆军要组织军事比武竞赛。面对几乎全新的训练课目,旅里不少官兵都感到有些不适应。也恰好就是那一年,陈欢刚在军校里参加了相关课目的集训。所以她毕业回来没几天,就被旅长点名去加入旅里的备战集训队。

野外驻训场在距离营区大约100公里外的一座矮山上。以往去那里驻训,官兵都称为“上山”。在陈欢以前,还没有女兵上山过。

陈欢提干前,因在比武中成绩突出两次荣立二等功,大家对她心服口服。此次一起参加集训的男兵们不怕女兵和自己一起训练会拖后腿,而是担心陈欢要是样样做得比自己好,那自己岂不是没面子。

集训中,有一个课目是隐蔽行军30公里。行军到半路,在前面带队的班长一回头,发现陈欢正紧紧地跟着自己,一步也没落下。他半是佩服半是打趣地和男兵说:“咱们还得再加把劲儿,至少得把陈欢甩掉啊。”

一旁的陈欢听到了,脸上露出神秘一笑。那一年陈欢23岁,在女兵排,是女兵们崇拜的对象。可实际上,她也有许多如今回想起来,甚至都不好意思开口讲述的小计谋。她告诉自己,自己当时能不掉队,是因为自己一直在偷偷加练——白天的时候,男兵训练她训练,男兵休息她休息,看起来像个“天赋型选手”。可实际上,晚上回了宿舍,在男兵看不到的地方,她总是偷偷加练。

说起那年“上山”集训,陈欢还给我讲了一件发生在演训之余的事。

集训时,她的膝盖因劳损而时常疼痛,需要去医务室针灸。有一次,第一针扎下去,陈欢的泪珠止不住地往下掉,到最后甚至泣不成声。军医是个男同志,看着陈欢突然哭得伤心,联想到她自己一个女孩子在山上集训,便关心地问道:“是不是训练太苦了,压力太大了?”

过了一会儿,陈欢缓了缓情绪,抬起手抹掉脸上的泪珠,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仰头跟军医解释:“没有,我只是怕打针。”

后来,陈欢又上了很多次山。2019年,她参加狙击比武集训,并获得陆军“狙击枪王”美誉。2020年,她带着自己培养的两名女狙击手一起“上山”参加集训,其中一名女兵获得了旅狙击比武的第一名。2021年后,她又作为作训参谋,多次“上山”组织、指导集训和考核。

提起这些,她特别骄傲:“在我们旅,我就是为女兵探路的人,她们‘上山’的路是我走出来的,我相信女兵们的这条‘上山’路会越来越宽。”



朱柏妍

记者心语 赴沙场,写征程,抒真情。

夜色清冷而孤独 却炽热 把久别的爱烧得滚烫 我们或在昆仑山巅相依 或与家乡的油菜花一起纵情绽放

守望 生动得像你善睐的眼眸 我在你眼睛里巡逻 你在我眼睛里尽孝

梦需要装点 更需要守卫

恋西沙

■肖民生

我依恋高山,因为你的岛屿 我依恋星星,因为你的渔火 我依恋激情,因为你的风浪 我依恋你,西沙 因为你的几千年华夏根脉 和浪潮汹涌

我总是依恋你 紫外线和风雨刀 把曾经枪响靶落的雄姿 刻成了训练场的壁画 一招一式都是汗水的剪影 碉堡把堑壕和阵地连成了长城 我们给眼睛装上瞄准镜 扫视海面阴霾 军徽闪耀正义光 “赶出去”是领海线最标准释义 飓风把灾害和友爱串联 风在怒吼,浪在咆哮 椰树大幅度跳着摇摆舞 小草和沙石不停地说着 迷彩服和作战靴的故事

我还是依恋你 中建岛的那棵松已成林成荫 正在给季节进行风暴潮的科普 首任队长放生的小海龟 十年后回岛探亲了

循着礁石砌成的“祖国万岁”标语 它判定没有走错家门 探航岛烈士陵园园里 流淌着虔诚的泪水 给后人冲锋的激励 原始森林里 每天诞生许多新故事 东岛野牛、鹭鸟和水茫茫 同守岛官兵演绎 小岛和谐生态的剧目 岛博士和护鸟兵的朴实爱情 把剧目推向高潮

我永远依恋你 永兴岛的古迹早已告诉了我 你的前世今生 将军林成长的喜悦与心思 写在了树干上 海洋博物馆躺着的标本 炫耀它的家谱 军史馆的照片在讲述往事 念叨你的辛酸 西岛的九条龙张开几千年大口 喝着酸咸苦辣甜 七连屿戴上了项链 成了耀眼南海的明珠 还有许多没有点名的岛屿兄弟 今生今世 你们给了我一种精神 我欠你们一份牵挂



长征

第5745期

腊梅花盛开的地方

■王雁翔



山,是群山簇拥的山。山体上的植被被绿、黄、褐里夹杂着大片苍黑。

车子在陡峭、狭窄的山道上,左右冲突绕上山顶,寒风从四面呼啸着扑上来。站在南部战区空军某旅雷达站营区,四野皆山。山依着山,山牵着山,山拥着山,海涛般一浪一浪向苍茫处涌动。

已过雨水节气,山外的桂花、李花、桃花、玉兰竞相怒放,大山里仍一派凛冽、萧瑟。

没想到400多公里的路程,车子在路上跑了8个多小时。带我上山的空军少校蒋小龙笑说:“比没高速之前快多了。”

天阴着,薄纱似的青灰色雾霭笼罩着黛色群山,天地寂静、辽阔。营区桂花树、侧柏、罗汉松,叶子墨绿,20多棵高大的核桃、枫香、苦楝,枝干枯索苍黑。

蒋小龙立在一棵嫩把粗的桂花树前,像看到自己久未见的儿子,眼里闪烁着惊喜与自豪:“长高了,也长粗了。”他在一棵桂花树走向另一棵,挨个打量。

5年前的初夏,在一线雷达站从新排长一路干到上尉的蒋小龙,来这里任指导员。他早晨8点从机关出发,一路辗转到一个小镇上,好不容易找到一辆愿上山的车子,司机竟搞错方向,朝反方向跑出去20多公里。等他兜兜转转找到在山脚接他的官兵,已是繁星满天。

“那时山外还没高速,山里三分之一的路是砂石搓板路,一路泥浆飞溅,颇得心在腔子里如击鼓。”蒋小龙说。

在上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蒋小龙一边扑下身子跟站长全力抓战备训练和作风养成,一边苦苦思索,如何把这个多年与先进无缘的雷达站带出低谷。

营房是半个多世纪前第一代建站官兵背驮肩扛、用粗石垒筑的老营房,坚如堡垒,但基础设施老化。营区除几棵当年建站时栽种的大树,处处透着苍凉。

“越是偏远艰苦,越要让官兵感受到家的温暖。”这是蒋小龙在基层带兵悟出来的。在山下,他看见农家小院里有花香四溢的桂花树。第二年春天,他从山外买回了两百棵桂花树苗。

薄薄土层下,岩石坚硬如铁,他和官兵用钢钎、镐头挖坑,一袋一袋寻来沙土,把树种进去,又万般呵护,结果勉强活下来50多棵。

让他更开心的是,经过近两年努力,不仅营区里绿了美了,站里全面建设也从低谷一跃而起,跨入了先进。

“山上温差大,风烈,桂花开得迟,也开得艰难,稀稀落落,似有若无,更多的时候只能当绿色欣赏。”蒋小龙的欢喜里有淡淡的沮丧。

没看到芬芳浓郁的桂花,几棵腊梅却让我眼前一亮,繁密的金黄色花朵,笑脸盈盈,正在寒风里蓬勃、热烈地绽放。正副指导员卢云峰说:“过一阵天暖了,我们准备再栽些适合山上生长、品性执着坚强的腊梅。”

主营区通往雷达阵地,有102级陡



浪花(油画)

王树鹏作

峭的台阶。36岁的三级军士长、雷达技师赵阳一分钟就冲到了战位。

他记不清15年来自己在这些台阶上冲锋过多少趟。昂头看着雷达在阵地上转动,赵阳能听见滚烫的心在胸膛里跳动的咚咚声。

“这是上周刚列装的新型雷达,我在山上这些年,已经淘汰几代雷达了。”赵阳说,“装备发生故障,必须立即排除,不能过夜。”

2011年春节刚过,有天凌晨两点,某型雷达录取系统突然发生故障,赵阳带着刚到维修岗位的战士徐晓雷冲进方舱抢修。附近4个故障维修点都没有备件,而从机送上,最快要两天。没办法,他们只好对报废和不用用的板件上拆下旧的,该并的并,能串联的串联,争分夺秒连续抢修27个小时。

“那次抢修,赵班长让我真正懂得怎样做一名合格技师。”徐晓雷说,“他一边检修,一边给我讲解,分析装备原理和故障原因,说维修装备跟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只有懂得病理,把准脉,才能手到病除。”

以往,新战士下班跟骨干学习锻炼一年,才能独立上岗。赵阳分到维修岗位刚3个月,带他的技师就调走了。一次,雷达发生一个小故障,他无力排除,只能眼巴巴等机关派人上山抢修。

“当时那个工程师一边修一边问我,看我对故障原因分析思路对不对,有没有认真思考过。面对他的一堆问题,我一个都答不上来,紧张、窘迫,满头汗水。”赵阳笑着说。

工程师不知道,那次没有批评的维修帮带,竟深深烙在新兵赵阳心里。之后,一年又一年,赵阳用同样的方法,一茬一茬为站里培养出20多名骨干。

“我是大专毕业入伍的直招士官。刚上山那两年,工作生活条件艰苦不说,老装备经常出问题,人被压力催逼着,除了勤学苦练,没有别的选择。”赵阳看着在风里转动的雷达,眼神里闪烁着无限深情。

也许正是这种担当与自觉,给了赵阳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力量。不管雷达更新迭代多快,这个身高一米六五的老兵总比战友快一步。“不吃老本,更不能凭老经验检修新装备,必须紧跟装备换代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4年前的一个夏日,赵阳奉命下山。当他走进机关一位领导办公室时,领导将一个薄薄的小册子递给赵阳,说:“机动营赴异地参加演习,要做一个有源假目标,几个工程师都说难度太大,给你20天时间,要求都在这里。”

赵阳的头“嗡”的一声:“可以试试,但时间有点紧。”

“大胆试,失败了我不担着。”18天,一个只有某型雷达四分之一大小的雷达做成了。1个月,赵阳在山上得到消息,自己没花一分钱,用废旧材料做出的那个“真家伙”,在演习场上竟成功诱骗“蓝军”4次。

去年7月,赵阳报名准备参加高级技师考试,审核已通过,他却突然放弃。

“儿子出生时我没在身边,这次女儿出生,我想在妻子身边陪几天。当时女儿出生与考试时间离得很近,加上疫情隔离,若参加考试,又会留下终生难以弥补的遗憾。”他搓着手,思绪似乎停顿在回忆里,“考试晚一年没关系,我的初级、中级都是一次过,今年高级考试、评审,我相信也能一次过。”

7年前,赵阳符合家属随军条件,他很想让妻子随军,但驻地离山下县城有好几百公里,面对一堆困难,他不得不将想法悄悄埋在心底。旅里考虑他在山

上时间长,多次想调他下山,他却一次又一次以婉拒告诉领导:自己习惯、喜欢这里。

“每次出差、休假回来,我心里都有一种回到家的踏实和幸福。”赵阳说。

三

二级上士李田跟赵阳一样,也是直招士官。

李田的志向是被一张偶然看见的海报改变的。

2014年大专毕业实习结束,某知名企业已录用了他,只等他回去上班。李田回校参加毕业典礼,无意间看到橱窗里的征兵宣传海报,毅然决定参军。

“报名时我没跟家里说,拿到入伍通知书,我爸有点懵,不相信是真的。”“为啥?”

李田突然一笑:“高中毕业时,我爸让我当兵考军校,那时我正在叛逆期,他说东我往西,拧着劲儿就是不按他设计的方向走,为当兵的事我还跟我爸吵了一顿。”

李田操控的装备,远看像一轮墨绿色月牙,被官兵笑称为“西瓜皮”。

2016年秋天,已在某新型雷达操纵员岗位苦钻一年,正干得起劲的李田,忽然被时任站长杨远叫进了办公室。杨远笑着将厚厚的资料扔给李田说:“测高雷达列装,站里没人会操作,你学的是计算机应用与技术专业,站里决定让你操作这个新家伙。有困难吗?”

然后,杨远笑眯眯地看着李田俊气的脸。

李田没笑,“啪”的一个立正:“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那天下午,李田一个人抱着两本厚厚的技术说明书,在雷达阵地斜坡下的“西瓜皮”前站了很久。想着雷达方舱里官兵井然有序地忙碌,他忽然觉得有些孤独。一个人,一架新装备,意味着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将独自面对困难与挑战。

一个月,他与“西瓜皮”成了心有灵犀的战友。

秋天新兵下班,站里给李田身边分来两名新战士,正式组建测高班,李田任班长兼技师,组训与维修一肩扛。他带着两名战友开始了新探索。

2018年,被李田改变训法和战法的“西瓜皮”,实现了从单一测高向多项功能的转变。

站长杨远欢喜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当初选你挑这个重担,我就觉得你小子有独当一面的本事,探索还得往远处走。”

3年后的夏日,李田又给了新任站长朱俊磊一个惊喜:“西瓜皮”训法,战法在全旅推广。

赴军校参加培训,李田走上讲台,一堂“测高雷达的探索与发现”课,赢得台下一片掌声。

“听说今年是你二级上士最后一年,面临走留选择。”

李田笑呵呵看着我:“我喜欢这里,只要站里需要,在这里守望多久我都乐意。”

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当然不止赵阳、李田。在这遥远、偏僻的荒野之地,一茬又一茬官兵,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坚守阵地。他们的青春,正如一树一树傲寒绽放的腊梅花。

跟以往无数清晨一样,七点,阳光还未照进山里,官兵早操的跑步声、口号声,已在辽阔寂静的山野间铿锵明亮地响起。